

盐碱大王李烛尘

董原 主编



目 录

跨入煮海之门	1
悲壮的尝试	16
扼住命运的咽喉	23
智者的两条腿	45
回归发祥地	86
生存的艺术	130
红色资本家	146
本色赋	188
情感世界	204
煮海人的归宿	239

跨入煮海之门

就是这样一个晚上，就是这一番谈话，竟决定了未来中国化工巨子李烛尘一生的事业和命运 1918 年 9 月。塘沽。

一位英姿勃发的中年人漫步在海滩。海风微拂着他那周正的方脸和一头浓密的黑发。

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湿漉漉的海风夹杂着一股咸涩的味道。他咂了咂嘴，走上沙滩中的一块大礁石，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本手写的材料。材料的封面上方写着《久大精盐公司发展规划》，下方署名李烛尘。

时年 37 岁的李烛尘刚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国，现任久大精盐公司技师。他上任伊始，就根据总经理范旭东的要求，考虑起久大事业发展的谋略。

水流千遭归大海。望着眼前浪涌水激的大海，李烛尘想起了湘西故乡的澧水，想起了他从家乡跋山涉水到远渡东洋的人生历程。他感到，他的路也同这水一样，不断地从狭小流向广袤；他的路也同这海一样，不断地奔腾着滚滚的浪涛。

李烛尘，字竹承，1882 年 9 月 16 日出生在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。这是一个偏远、穷困的地方，好在由龙山到常德的大道通过乡里，运货的脚夫、跑买卖的商人来来往往，倒也显得热热闹闹。李烛尘的父亲名叫李绍贤，是汉族，母亲彭氏是土家族。父亲在路边开了个名为“李益泰号”的“歇铺”，供来往行人吃饭、休息，生意兴隆。家里还有 10 多亩田地，全家人的日子也还过得

下去。

聪颖好学的少年李烛尘向往读书，但是凭他家当时的经济状况，根本情不起私塾先生。李烛尘有个好伙伴，名叫向乃珍。向家是当地的富户，设有私塾。李烛尘就和几个同村的后生到向家“搭学”，读些“四书五经”。

1900年，永顺县举行乡试。李烛尘和向乃珍结伴去县城赶考。19岁的李烛尘考中乡试第一名，成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秀才。

身穿蓝衫、头戴花冠、游街夸学、结彩祭祖，并没有让李烛尘激动不已，但永顺县城的新天地却使他心潮澎湃。他原以为学校就是私塾，没想到外边还有人正在办洋学堂；他原以为学问就是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，没想到外边还有从未听说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；他原来只认识乡里的那条官道，没想到外边还有更宽阔的大道……站在县里洋学堂的大门前，青年李烛尘决定继续求学。于是，他考取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；1905年，又考取了常德西路师范学堂。

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，李烛尘与林祖涵（林伯渠）同学，学习理化，并与徐特立、范源濂结识。范源濂正是范旭东的胞兄，这也算是李烛尘与范旭东毕生合作的契机和渊源。

1908年暑假，27岁的李烛尘挑着行囊回家度假。刚进院门，女儿文英、莲英，儿子文采、文奎就纷纷跑上来围在膝前。孩子们牵衣的牵衣，拽手的拽手，拥着久别的父亲问长问短，要东要西。李烛尘笑呵呵地从包裹里抓出一把糖果，递给孩子们。妻子郁菊花放下泡在洗衣盆里的衣服，向孩子们嗔道：“你爸爸刚进门，还不让他回屋洗洗脸，歇一下！”

孩子四散跑开了。李烛尘随郁菊花进了屋，仔细打量起有些陌生的家。黑漆的房门已经露出了灰白的木碴，窗户的木棂也断了几根，屋顶破瓦的缝隙间漏进了几缕阳光。

李烛尘边洗脸边向妻子询问家里的情况。从妻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，他知道了家里半年来的变故。

近两年，乡里的治安情况渐渐混乱起来，周围陆续出现了好几股土匪。土匪们开始还是三三两两，小打小闹。这一年，却有几股成了气候，他们拉杆子，建巢穴，打家劫舍，掳掠商票，弄得四乡不宁。县里、乡里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，办起了团防，派捐摊款，乡里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驻地的军队也频繁地开来开去，可是却不去和土匪开仗，反倒在管辖区内设障建卡，专揩过往商贩的油水。毛坝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热闹，过往的生意人渐渐稀少了。“李益泰号”并没有使李家日益安泰，“歇铺”没了顾客，再也办不下去了，只好关门歇业。家里没了活钱，全家人靠父亲侍弄那 10 几亩地过日子，渐渐地越过越艰难了。

听了妻子的一席话，李烛尘的胸口像压上了一块石头。几年来，他一直埋头求学，没有过问家事，没想到家境一败如此。他的心里翻起了波澜。按照家里的境况，自己应该寻一个职业，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了，如果继续求学，那么家里的日子怎么过，自己的学费怎么筹呢？但是，读书确实可以长见识，添本事，如果现在就去谋个差事，那么多少年的辛苦岂不是功亏一篑，即将完成的学业岂不是半途而废？古人说，“三十而立”。自己已经年近 30，到底应该怎么个立法呢？是立在眼前的现实生活上呢，还是立在今后的理想追求上呢？李烛尘

躺在床上，想着想着，便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

李烛尘醒来时，晚饭已经摆上了桌。堂屋里的高桌旁，一边坐着父亲李绍贤，一边坐着岳父郁圆初。郁圆初是邻乡的一位有名的开明乡绅，他很喜欢好学上进的二女婿李烛尘，常常资助李烛尘一些上学的费用。

李烛尘请了安，在下首坐下。两位老人似乎已谈了很久。

李绍贤蹙着眉头说：“亲家的话是有道理，可是这家里的日子也得过呀！你看这兵荒马乱的，家里没个人帮着不行呀！”

郁圆初咕噜噜吸了一口水烟筒，说：“眼下也不是没饭吃嘛！孩子的前途是一生大事，咱们当老人的可不能误了他的前程啊！烛尘这孩子志向高远，心地纯厚，比乡里的哪一个孩子，都会有出息的！你就看他写的那一幅对联吧……”

郁圆初伸手指了指神龛两边的对联，那还是前年李烛尘回家度寒假时写的。上联是：

仙李盘根，其实繁衍；下联是：文华遗业，唯德是馨。寄寓了他对文化的追求，对美德的赞美，抒写了他做人、做事的行为准则。

“这里面可写着孩子的一片热心啊！”郁圆初顿了顿，接着说，“咱们偏安一隅，坐井观天，奔忙了一辈子，也该支持后辈走出山乡，成个文化人呀！”

李绍贤搓了搓结满老茧的手，说：“俗话说，‘人过三十不学艺’。烛尘也快30岁了，学到这步也就可以了。”

郁圆初说：“这句俗话也不见得有多对。宋代苏老泉30岁才立志学习，苦读不息，最后真格是‘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’，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，不但自己学业有成，

还带出了苏轼、苏辙两个在历史上留名的儿子。烛尘 10 几岁就入学了，已经名噪乡里，再学下去，可望大有造诣，成个人才呀！”

李烛尘听得出，岳父的话虽然是对着父亲说的，其实是说给他听的。岳父的话语中，不仅充满了对他的希望，也洋溢对他的信任和鼓励。他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就个人愿望而言，我想继续求学，学得一身本事，才可以上报国家，下立门户。国家和家庭都在用人之际，家里就再紧两年，我一定刻苦攻读，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……”

还没等李烛尘说完，李绍贤就愁云满面地说：“话是好说呀！可事情难办呀！家里吃穿、乡里税捐，这些还可以凑付过去，可你的学费从哪里出呀？”

郁圆初豪爽地应道：“亲家也不必为学费发愁，只要烛尘不辞辛苦，发奋读书，这学费由我包了！他学到什么时候，我管到什么时候！”

李烛尘望着岳父那刚毅的面容，眼里涌出了泪花。

李绍贤端起酒杯，朗声道：“谢谢亲家，喝！”

郁圆初端起酒杯，看了看李绍贤，又看了看李烛尘，说：“为烛尘蟾宫折桂，再进一步，干！”

李烛尘站起来，干了杯中酒。他的心里翻腾起滚滚的波涛，就像眼前这奔腾呼啸的大海……

1909 年，李烛尘赶赴北京会考，却没有中榜。这当头一棒使他心绪难平，但他并没有消沉。他想起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古训，想起了司马迁遍游山川、发愤著史的事迹，想起了李白驾起扁舟、仗剑远游的经历……他觉得，自己读的书已经不算少了，以前的学子读书，为的是“十年寒窗，一朝庙堂”，而自己会试失利，说明这条路对自己似乎不大合适。那么，今后的路该怎

么走呢？这一答案不能从书本中去寻找了，而必须从现实、从生活中去寻找。只要了解了现实，才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方向；只有认识了生活，才会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坐标。

李烛尘抛开落第的懊恼，打起行囊，开始了另一种学习——在社会中漫游。

在北京，他看到了斑驳陆离的紫金城墙，看到了风雨飘摇的黄龙旗。他游到西郊，来到残垣断壁、蒿草丛生的圆明园。他抚着大水法那残破石雕，默默地发问，为什么八国联军要将这万园之园付之一炬？为什么慈禧太后要闻风而逃，将这巍巍皇都交与外国人肆意践踏？为什么冻饿而死、曝尸街头的“倒卧”时有所见，而八旗子弟却架鹰提鸟，优哉游哉地游来逛去呢？

在天津，他看到了被分割成一条一块的租界，看到了在形形色色的洋楼上飘起的星条旗、米字旗、太阳旗……他游到海河两岸，踏上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大道。他望着被警棍驱打的乞丐，默默地思考：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大清朝的辫子兵缩头垂手，而外国兵却趾高气扬地横冲直撞？为什么码头上停满了外国的铁船钢舰，而中国的木船却被挤向了大海的一隅？为什么外国老板在指手画脚，外国监在挥舞着棍棒和皮鞭，而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却身负重箱，艰难地挪着沉重的脚步？

在上海，他看到了大腹便便的碧眼汉子牵粉携脂，出入大饭店、夜总会；他看到了那些被奴化的仆人对洋人点头哈腰，对自己的同胞鄙夷相视。他游到黄浦江畔，登上了狭小破败的渡船。他盯着江岸林立的烟囱和一排窝棚，默默地想：什么时候，我们中国的工人能够在中国人的工厂做工？什么时候，棚户区的“三等公民”能

住进像样的房子？

什么时候，中国人能在洋人面前直起腰杆？

黄浦江上的雾气渐渐散去了。李烛尘的思路渐渐清晰了。

在屈辱落后中挣扎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一茬新的年轻官僚，在人生道路上寻觅的李烛尘需要的不是耀祖光宗的顶戴花翎。在世界奔向工业化的进程中，中国落后了，中国要重新崛起，就必须拥有新科学、新技术，就必须兴办工业、发展农业。中国不能躺在 5000 年的文明史上酣睡，中华民族不能再陶醉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，中国人民不能再吟唱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帝力于我何有哉”！

实业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，实力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。中国要摆脱穷困，东方巨龙要腾空而起，需要的是一大批掌握了新科学、新技术的新式人才。

李烛尘明白了自己今后笃定要走的这条路——实业救国。

1912 年，国家要派一批人官费去日本留学，湘西也分配了几个名额。李烛尘凭着自己在家乡的声誉而获得举荐，经过一番艰苦的考试，他被录取了。从此，他辞别了家人，离开了家乡，东渡扶桑，开始了长达 6 年的留学生涯。

在日本，他先在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语言，后来考上了东京工业大学预科班，第二年考入了化学系，专攻了 4 年电气化学，于 1918 年 7 月学成回国。

一层层的海涌咆哮着从海平线撵过来，挤起了浪涛。一排排浪涛欢呼着向空中腾去，飞起了浪花。浪花像一片片翠玉、一粒粒珍珠跌下来，汇入了呼啸的大海。

涨潮了。海潮推过来海胆、海带、海贝，似乎在着意地炫耀着海的财富。

李烛尘望着沸腾的大海，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——很久很久以前，海边有一个勤劳善良的青年渔民，名字叫张羽。张羽以打鱼为生。

一天，他驾着小船出了海，刚要张网打鱼，忽然看见一条大蛇在追赶一条五彩小鱼。五彩鱼游到船边，围着船拼命地游，大蛇张着巨嘴，扭着身子在后边不舍地追。五彩鱼抬起头，看了看张羽，似乎在向他求救。张羽挥起船桨，向大蛇砸去。大蛇毗着牙，向张羽扑来。张羽左挡右击，与大蛇搏斗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把大蛇赶走了。五彩鱼游出水面，向张羽点点头，游向了深海。

张羽自幼失去了父母，孤身一人，又忙外，又忙里，常常饥一顿，饱一顿。这天，他打鱼回家后，却闻见锅里散出了饭菜的香味。张羽以为这是哪家邻居同情他，帮他做好了饭菜。因为他也经常帮助那些老弱病残做些力气活儿，所以就没有介意，三下五除二，吃了个净光。

谁料一连3天都是这样，不但饭菜做得香喷喷的，屋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张羽心里纳闷，究竟是谁这么好心，接连不断地帮助自己呢？于是他决定弄个水落石出，也好去报答人家。

第4天，张羽早晨出去，转了一个圈，就朝家里走来。他走近房子，凑近门缝一看，屋里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正在帮助他洗衣服。张羽左看右瞧，前思后想，怎么也断不出这是谁家的姑娘。

张羽推门进去。姑娘吓了一跳，刚要起身逃走，张羽堵住房门问道：“请问姑娘是谁家女子，为什么要帮助

我这样一个穷苦人？”

姑娘告诉张羽，她是东海龙王的三女儿。那天她出宫游玩，被南海龙王的儿子撞见，遭那恶少追赶，幸亏张羽救了她。她就是那条五彩鱼，恶少就是那条大蛇。为了感谢张羽的救命之恩，她前来为张羽洗衣、做饭，操持家务。

两个人越说越近乎，越说心越热，于是私下里订了终身。

东海龙王听说女儿要与打鱼的成亲，勃然大怒，说：“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！你们要想成亲，除非这大海干了！”说完就把三女儿锁进了冷宫。

张羽正张罗东西，准备与龙女结婚，可是却不见了龙女的面。他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人瘦下了一圈儿。

龙女的丫环前来探望张羽，把龙女被关的消息和龙王的话都告诉了他。

张羽发誓说：“我一定要把大海弄干，救回龙女！”

丫环走了。张羽带着斧头、绳子上山了。他砍下枯枝，捆成柴捆，背到海边。他砍了一天又一天，背了一天又一天，过了七七四十九天，海边堆起了柴山。

张羽抽出一根干柴，点上火，抛向大海，接着又一根一根地抽出干柴，一根一根地抛向大海。海里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把大海和蓝天都映得通红。

海里传出了龙王的嗤笑：“嗨，傻小子！你想把大海煮干，那是白日做梦！”

张羽一根一根地抽出干柴，一根一根地抛向大海。大海开了锅，咕嘟咕嘟地冒热气。

张羽不停地煮呀，煮呀。他的身上烤出了汗，他的手上烧出了泡，他的脸熏黑了，他的头发燎焦了。一连

煮了七七四十九天，大海煮干了。海底只剩下白花花的盐地和黄灿灿的宫殿。

张羽大声喊道：“龙王，海煮干了，快还我龙女！”

龙王只好乖乖地放出了龙女。龙女兴高采烈地跑到张羽身边。

两人终于结成了幸福的夫妻。

……

今天，雄心勃勃的李烛尘也是前来煮海的。不过他的目的不是煮服龙王、煮回龙女；他是要煮出中国的精盐，煮出一个中华民族的化工王国。眼前的大海寄寓着他灼热的理想，奔腾着他毕生的事业，跳跃着他闪光的生命。李烛尘多想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呐喊：

“大海呀！我们，新一代煮海人来了！”

是的，李烛尘已经在心底呐喊了，和他的知己、他的同志、他的总经理范旭东一起，在心底发出了他们共同的呐喊。

1918年7月，李烛尘乘着一条邮轮，从日本回到了北平。离开祖国已经6年了，他要重新熟悉国家的情况，他要寻找一个可以大展“实业救国”宏图的工作。

朋友们纷纷前来探望。一位在上海美孚公司工作的朋友特地写信来，约他去当买办。

李烛尘拒绝了。他觉得中国缺的不是为外国人谋事的买办，而是为中国人办事的实干家。

盐务总署的景韬白介绍他认识了范旭东。李烛尘开始和范旭东通信联络。

范旭东是湖南湘阴人，比李烛尘小1岁，也曾留学日本。他痛感祖国工业落后，遭受列强欺侮，于是下决心开拓民族工业的领域，以工业的振兴来实现强国富民

之梦。

1914年，范旭东筹集了5万银元，在塘沽购买了16亩滩地，支起了煮盐的大锅，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精盐公司——久大精盐公司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又联络了一大批专家、同仁，制造碱、酸，成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。1952年8月，毛泽东主席单独接见了任民建中央副主委的李烛尘。毛泽东对李烛尘说：有几位先驱不能忘。毛泽东点了4位不能忘记的先驱的名字，其中就有范旭东。

在李烛尘从日本学成回国的时候，范旭东正在塘沽的小盐厂上，开始向日后的化学工业王国艰难地挺进。人才为百业之本，人才兴，百业兴。范旭东也正在为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而不辞辛苦地奔走游说。

8月底的一天下午，中国化学工业的两位开创者见面了。

李烛尘应约来到天津，走进范旭东的居处。范旭东从屋里迎出来，两双陌生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，四目相对，相互凝视着。是的，他们已经互相期待了很久很久，他们都在寻找事业的良友，人生的知音。

范旭东亲手沏上一杯清茶，送到李烛尘面前，说：“李先生，咱们虽然是头次见面，但神交已久。同气相求，同声相应，咱们也用不着客套了。索性直说吧，李先生对投身化学工业一事，思虑得如何了？”

李烛尘接过热茶：“烛尘离乡远走日本学化学，当然想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所作为。

只是久居异国，对国内化学工业情况不甚了了。”

范旭东在太师椅上坐下：“说起化学工业，首先要说盐。冶铁、煮盐和铸钱，自古以来就是三大事业。远古

时期，为豪强大姓所专擅。自秦朝开始，盐铁官营。汉武帝时，还发生过一场关于盐铁官营还是私营的大辩论，结果是官营派获胜，商贾经营的盐铁业被政府夺取。从那时候起，盐铁官营成为定制。近代以来，这种体制抑制了生产发展。

佯务运动中，张之洞首先引进洋设备，开矿山，炼钢铁，而煮盐业，除了政府干预之外，起决定作用的还有世代相袭的盐商、盐霸。他们煮的盐，仍然是粗盐。先不要说盐是化学工业的一种基础原料，就说百姓日用吧。开门7件事——柴米油盐酱醋茶。盐是百姓不可一日离开的东西。而眼下的旧式煮盐法，一是产量低，二是质量差。我们用新法煮精盐，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百姓吃上好盐。现在还有多少人由于吃不上盐，吃不上好盐而受苦生病呀！”

李烛尘为范旭东的见识所折服。范旭东的一番话，不仅勾勒了中国盐业沿革的线条，而且点明了发展精盐事业的初衷。李烛尘的思绪随着范旭东的言谈流向了湘西故乡。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家乡人吃盐的情景——用一根绳拴一块黑乎乎盐块，煮菜汤时轻轻地在锅里涮一下就匆匆提出，吃饭时几乎尝不到咸味。于是，家乡一些青壮年会白发苍苍，眼球突出，脖子肿得和头一般粗。那是缺盐吃和盐里缺碘带来的常见病。他的眼前又闪动着家乡人因盐遭打的惨状——几位青年农民外出贩盐回家，被盐局捉住，拴在柱上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背篓里的盐撒在地上，一粒一粒的，竟像是青年汉子掉下的泪珠……

想到这些，李烛尘说：“炼精盐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业，范先生艰苦创业，实为百姓福音。”

范旭东动情地说：“旭东晒盐、煮盐，实在是一为百姓，二为国家。烛尘先生知道，盐是制碱的原料，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制碱业，我们要去填补这个空白。我们现在要让中国人吃上中国人造的精盐，将来要让中国人用上中国人造的碱。因此，我们要以盐为基础，不久以后再建碱厂。”

范旭东的设想引起了李烛尘的兴趣。他兴奋地站起来说：“世界各国制碱，用的最多的是罗卜郎法。那是1771年法国人罗卜郎发明的。罗卜郎法制出的产品，除了碱以外，还有硫酸、盐酸和漂白粉。有了硫酸就可以制硝酸，有了纯碱就可以制烧碱。那么，制火药、制人造丝、制玻璃、制纸、精油、漂染……等一系列工业，都可以由一个工厂而孕育诞生了！旭东先生是要建立一个化学王国吧！”

范旭东高兴地立起身，双手拍了一掌：“知我者，烛尘兄也。旭东之所以不辞辛苦，置身盐业，确非恃精盐赢利而自肥，实在是以煮海为发端，建设我们中国的化学工业。

碱和酸是化学工业的两个翅膀。有了这两个翅膀，我们自己的化学工业就会飞起来了。”

说话间，青年男佣送上了酒菜。范旭东、李烛尘重新坐定。两人边喝酒边叙谈起来。

“工业创业犹如开国创业，坎坷磨难，何止千千万万！”李烛尘呷了一口酒，说，“

眼下各国竞相发展化学工业，竞争不可谓不激烈。此时白手起家，可是困难重重呀！”

李烛尘想起了当年罗卜郎的遭遇。罗卜郎在法国政府获得制碱法专利特许权后，受奥伦公爵的资助在巴黎

近郊建设碱厂。1793年，法国革命把公爵送上了断头台，碱厂停顿下来。当时法国也急欲得到碱，政府下令让罗卜郎无偿公开专利，然而却无法提供流动资金建厂。罗卜郎穷困潦倒，以至于不能维持生活而被迫住进了救济院，最后以自杀结束了生命。

李烛尘想起了在中国市场上称王称霸的外国工厂。英国有一家卜内门公司，19世纪末建起了英国第一家以苏尔维法制碱的大工厂。从1890年开始，它制的碱逐渐占领了中国市场。近年来，日本也挤进了化学工业大国的行列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，欧美货不能供给东方市场，日本人抓住时机，发展碱、酸工业。日本海岸虽长，但海岸多为岩石，极少沙滩，所以不产盐，日本人就大量从外国、尤其从中国输入盐来生产酸、碱。他们不仅解决了本国各种化学工业的需要，还向外国倾销，中国市场几乎完全被它占领。

范旭东听了李烛尘的一番描述，把筷子朝桌上一横：“古人说，‘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’。我们建立化学工业，就是为了强国富民，振兴中华。和列强相比，我们落后得太多、太远了！咱们都曾留学日本，就以日本为例吧！明治维新之前，英、法、美、俄向远东扩张，以船坚炮利打开了日本国门，使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。1868年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大力发展工业，开办银行，修筑铁路，建立邮政、电报、电话这些现代通讯事业，增强了国力，甚至倚仗国力大增，走上了欺侮邻国的道路。而我们中国却原地踏步，成了被欺侮的对象。当下各国竞相发展工业，我们再不思悔悟奋起，岂不是还要走挨打的老路吗？那样，国家何以兴，民族何以存，百姓何以生？我们还有何面目说‘天生我材必有用’？”

李烛尘深深地为范旭东抒发的浩然之气所打动，他敛容说道：“先生所言，正与我心相同。有了这凛然大志，何愁事业不成！一生事业，事关一生，既以终身相托，哪能不慎重其事。烛尘适才所言，正欲探明先生胸臆呀！”

范旭东哈哈一笑：“烛尘兄不愧为高材生，学工算是学到家了，竟把工科的一丝不苟的原则运用到了解人上了。好，好！我们就一起把终身托给化学工业吧！来，为了共托终身，干杯！”

两人喝得尽兴，桌上只留得残汤剩羹。范旭东招呼佣人撤去碗碟，顺手从身旁的条案上拿起一个纸卷。

范旭东把纸卷打开，是一幅中国地图，上边用朱笔画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红圈。范旭东指着一个大红圈说。

“烛尘兄，你看，我们的事业就从这里起步，先建盐厂，再建碱厂。”

李烛尘顺着范旭东指的地方看去：塘沽。

“这里可以考虑设法立足，这里可以设想办厂……”

李烛尘看到了青岛、南京……

“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，都要做些考察，看看盐碱蕴藏情况，以备将来发展……”

李烛尘看到了自贡、山西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……

李烛尘明白了，范旭东是要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一个以东部为身躯，以西南、西北为两翼的化学工业之鹰。于是他认定，范旭东就是他要寻觅的矢志不渝的同志；久大精盐厂就是他走上报国之路的起跑线。他想，他的一生注定要和范旭东一起，在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建立中华民族的化学工业王国。

难怪很多年以后，李烛尘在回忆这一天的时候，还充满深情地说：“就在民国 7 年 8 月底，我和范先生作了